《杀戮动物》  
　　他基本是被“固定”在椅子上的，椅子牢牢的被固定在地上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怎么又做分析啊？就一个人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不是给你做鉴定的专家，过几天会有专家组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哦，就是聊聊是吧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聊什么？杀人动机？我说了没动机。” 他的表情怡然自得。  
　　  
　　杀人，这么惊心动魄字眼在他嘴里说出来就像吃饭打牌那么轻松。  
　　  
　　我又翻了下资料，他一共杀了22个人。男女老幼都有——包括在牢里。而且，大多都没动机。我决定换个角度问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杀过动物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可多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第一次杀的什么动物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狗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为什么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它对我叫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别的原因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在椅子上扭了一下：“有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原因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觉得那狗也看不起我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也？是什么意思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能给我根烟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旁边的工作人员点上根烟递给他，他勉强抬起手接过来，费力的低下头吸烟。  
　　  
　　我等着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小时候特胖，同学都笑话我。叫我肥猪，叫我板油村村长，我假装没事儿，其实心里恨死他们了，但是又打不过他们人多，我都忍着。后来路过一个同学家，他们家狗对我叫，我知道那是狗看到它主人看不起我了，所以也看不起我，我半夜就去用绳套把狗勒住弄出来，拉河边杀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怎么杀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拿我们家菜刀把狗头剁烂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之后开始就有了杀人的念头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，开始弄了一身血，觉得很恶心。回家洗的时候，我觉得血的颜色很鲜艳、很漂亮，那种红画不出来。看着那种红色被水冲下去，露出我手的肉色我觉得心里特别舒服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心里舒服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后来我就偷偷找别的动物杀。我不喜欢杀鸡，鸡毛的感觉不好，也没劲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杀过多少动物？都有什么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可多了，猫、狗、小猪仔、老鼠、猴子什么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猴子？哪儿弄来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买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卖那个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的是，你不知道罢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都是为了看血舒服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开始的时候是，后来不是了，我发现开膛后，看着内脏流出来的感觉很好。我买猴子就是为了杀人做准备，后来发现其实不一样。为了做实验我杀了2两只猴子。都是慢慢杀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虐杀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虐杀？那叫虐杀？反正我玩了好几天才杀。因为猴子太贵了，一下杀了玩不起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然后就开始杀人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从当年笑话我的同学杀起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描述一下动机和想法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都说过好多遍……那会都小学毕业好久了，后来我瘦了，我见到那同学的时候他都不认识我。我跟了他好几天，然后有天晚上假装路上遇到了，特热情的拉他吃饭，他开始还挺高兴，白吃谁不高兴啊，后来灌他喝醉，我假装送他，把他弄我事先看好的一废墟去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废墟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拆迁楼的地下室，一大楼里一共没几户人了，地下室好几层呢。我把他拖到地下三层去了，本来想再往下，有水，下不去了。我把他捆在一大管道上，泼醒了后拿东西堵上他嘴，告诉他我小时候多恨他，他就哭。本来我想多玩儿会儿的，但是觉得不安全，就开膛了。当时没想什么，就觉得特解恨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杀了几个当初笑你的同学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就找到4个。3男1女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杀人的时候不怕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最开始吓了一跳，肠子跟很胖的蛇似得跳出来，我还以为活的呢，后来习惯了，不过没什么血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指的是法律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想过。后来想了，大不了枪毙我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杀了能找到的同学后，什么促使你杀其他人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警察是追我我才杀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其他人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好玩儿，杀动物那时候已经满足不了我了。只能杀人。”  
　　  
我：“你一共杀过三个警察吧？你那么瘦，怎么打得过警察的？那会儿你胖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会不胖，我这么瘦好多年了，警察动机是抓我，我跑不过动机杀他，我们俩目的不一样。再说了，杀人杀多了，一刀就解决了，很快，不用打架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心理上不会有自责的感受吗？你杀那些人的家人怎么办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跟我没关系……你吃肉，你还会想那些猪的家属怎么办啊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是一回事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当然是，跟你吃肉一样，不吃难受。杀人对我来说是日常必需的，不杀难受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真的一点儿想法都没有吗？一次不安都没有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：“有过一次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时候，怎么想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次我杀一个女人的时候，她死前一直死死的盯着我，最后问我，为什么这么做。开始我没当回事儿，后来我做梦梦见她了，我醒了后就想：对啊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才会舒服呢？为什么就我跟大家不一样呢。那几个月我都没杀人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儿。后来我想明白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想明白什么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段电视，可能是动物世界，我记不清了。拍的是一只动物，忘了是什么了，很瘦，很长，肚子都是瘪进去的，那个动物冲到各种各样的别的动物群里，杀了很多动物，但是它并不吃，只是不停的抓，不停的杀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是你的印象吧？有那种动物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也可能。后来一直杀到黄昏的时候，它累了，在夕阳下满足的往回走，肚子还是瘪的，但是它很满足。就跟你们去迪厅去酒吧去K歌去吃饭出来一样，心满意足的感觉。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想起来那件事儿，我就明白了，没什么理由，没什么可内疚的，我天生就是想去杀。狮子老虎狼为什么抓了别的动物杀了吃肉？因为它们就是天生的食肉动物，狮子老虎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狮子老虎，只是按照天性去做。我也是，我想通了，我没必要去考虑我为什么这么做，我只要去做就好了。这就是我的天性，我就是一只杀戮动物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的表情无比的镇定、坦然。  
　　  
　　我想我没有什么再问的了，我也能预测到后面的专家组会下什么样的定义。  
　　  
　　我猜几天后专家们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：那是一股冻透骨髓的寒意，那种寒冷纠缠住每一块骨头，每一个关节，冰冷的皮肤紧紧捆住肌体，让人即便在夏天暴烈的阳光下也毛骨悚然，惊惧不已。那种感觉会长久的、紧紧的抓住心脏不放，并且慢慢的扣紧，直到把最后一滴血液挤出心脏，整个身体不再有一丝温暖…………不是噩梦，不是电影，不是小说，是活生生的来自心底的恐惧。  
　　  
　　我想，这个世上，也许并没有地狱，但是坐在我面前的一定是恶魔。